宝鸡日报
2022年8月24日
壬寅年七月廿七
第203期
5版
文学周刊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名家 MING JIA

游弋在记忆里的鱼

◎高亚平

高亚平：陕西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诗文2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草木之间》《长安物语》《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和长篇小说《南山》。曾获中国报人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等。

宝鸡对我来讲，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自1986年第一次去宝鸡后，三十多年间，我又先后多次去过宝鸡，有时是为了公事，有时纯粹是为了游玩。我曾去过宝鸡所辖的许多区县，也曾去过宝鸡的许多自然人文景点，诸如关山草原、太白山、大散关、灵宝峡、大水川、千湖、东湖、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大唐秦王陵、金台观等。这些区县，这些自然人文景点让我身心愉悦，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说不熟悉是因为，尽管我多次去过宝鸡，可很多地方，我至今还未曾涉足过，很多自然人文景点，我还未曾观瞻过，比如北首岭遗址。这自然是一种遗憾，但也是一种期望。我有时想，人与景观之相识相知，也犹人与人之相识相知，其间是有缘分的。缘未到，则会缘吝一面；缘到，则会不期而至，譬如我与北首岭遗址，就是如此。

正是阳光烁金的六月里的一天，我来到了北首岭。放眼望去，北首岭像一位遗世的老人，安然地蹲踞在台塬上，用他饱经沧桑的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个世界。他的背后是雄浑的北塬，面前则是日夜流淌不息的金陵河。天空高远，阳光朗照，蝉在林荫间长鸣，时近中午，我们步入了北首岭遗址博物馆。当我看到迎面矗立被放大了的陶塑人面像时，一种无以名状的情绪，瞬间漫漶了我的身心。我在想，这就是距离我们七千余年前北首岭先民的样貌吗？他的面庞看上去是那样恬静，似乎是无喜无悲，又似乎是薄有哀愁。我的脑中顿然浮现出那首古老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的，当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也许就是这么平静地生活着，所求不多，所需不多。他们的表情，应该就是这么安静、素朴。日子一如面前的金陵河水，清静，悠长，波澜不惊。即使偶有波动，也是微澜，譬如，今天围猎，未能猎获野兽，或者猎获不多等。不过，面对阳光、土地、森林，面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面对熊熊燃烧的篝火和围着篝火的族人，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不快，幸福和满足不觉间就会写满他们的脸庞。

漫步展览大厅内，我用目光轻抚着玻璃柜内一件件陶器、石器、骨器，尤其是那些千姿百态的陶制器物，钵、碗、盘、瓶、壶、盂、罐，它们让我惊叹不已，流连忘返。我被先民们的智慧震撼着，也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感动着。遥想六七千年前，北首岭地区还是一片广袤的山林，这里土地肥沃、草木丰茂、碧水长流，鸟儿飞翔于天，野兽游走于林，鱼儿游戏于水，一群身穿树叶、兽皮的先民，沿着渭水一路跋涉而来。当他们来到北首岭的时候，也许是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也许是再也走不动了，于是，为首的部落首领一声令下，他们就永远定居在了这里。他们斫木为屋，翻土为田，烧泥制陶，种植谷物，猎获野兽，织网捕鱼，豢养家畜。经过艰苦的劳作，逐渐过上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死去，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一住就是一千多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他们的足迹，这里的每一片山林里，都留有他们的讯息，“断竹，续弦，飞土，逐肉。”就连野兽也熟悉他们狩猎时所吟唱的歌谣。在鸟衔鱼纹壶前，我长久地伫立，这件泥质红陶，外形似蒜头的陶器，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那鸟鱼相搏的情景，让我想到北首岭的先民们，也不是永远生活在一片祥和的天宇下，他们有时也面临着部族间的争斗，甚至战争。而双鱼纹彩陶盆和网纹船形壶，则让我想到了先民们逐水而居的生活。他们做舟，他们织网，他们捕鱼，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绘制在泥胎上，并烧制成日常用品。这些精美的陶器既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祈盼富足愿望的展现。

我的思绪如野马，逸奔到岁月的深处。我想到了距此二百公里外，坐落在浐河之滨的半坡先民们，他们仅仅比北首岭先民晚出现四百多年。他们也逐水而居，他们也制陶，从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鱼纹彩陶盆，以及鱼叉、鱼钩、网坠等渔具可以得知，他们也捕鱼，他们和北首岭先民有联系吗？半坡的先民们是不是由北首岭迁徙而来呢？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吗？有文化联系吗？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们曾经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也共同食过同一条河流里的鱼。不管是金陵河里的鱼，还是浐河里的鱼，它们最终都游进了渭河，这些鱼或顺流，或溯流，总有一些鱼会游入彼此的水域。而鱼是有记忆的，人也是有记忆的。这些被先民们吃过的鱼，这些被先民们记住的鱼，便被描绘在泥胎上，烧制成各种陶器，从而成为先民们的一件件生活用品，也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一件件艺术品。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2006年5月，也是在浐河之滨，也是在半坡博物馆，著名作家陈忠实被聘请为该馆文化代言人。我也受邀作为嘉宾，出席了当天的聘请签字仪式。在活动上，陈忠实深情地说：“我是一个灞桥人，一个半坡人，现在看来，我家门前的灞河和不远处的浐河，竟孕育和见证了一个民族从猿人时代到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漫长历史。”他以自己出生在半坡而自豪。之后，我们还一同参观了半坡博物馆。在人面鱼纹彩陶盆前，先生凝神看了好久，并详细倾听了讲解员的讲解。从他惊叹的目光中，我知道这些烧制在陶器上的鱼，从此也会游弋在先生的记忆里，游弋在先生的生命里。而此后的2008年11月18日，由西安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寻访‘半坡人’的邻居”文化活动在该馆启动，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由陈忠实、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带队的陕西省文学界、史学界代表踏上了寻访之旅。他们先后寻访了高陵的杨官寨遗址、蓝田猿人遗址、渭南史家寨遗址，自然，他们也来到了宝鸡的北首岭遗址。如今，先生已离去，再思这些事，不由得让我唏嘘伤怀。

参观完毕，步出展厅，我也如一尾鱼，终于从时光的河流中洄游而出。我来到金陵河畔，站立于高大树木的浓荫下，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蝉鸣如雨，洒满午间的大地。金陵河里，水波荡漾，芦苇葱郁。夏日的风拂过，北首岭宛如酣睡的婴儿，变得更加安谧、幽静。

（肖像作者 陈亮）

八十七年的信守

◎吴万哲

标语，一条墨汁书写于秦岭大山深处的标语，一条被一家三代农民满腔激情守护了87年的红军时期的标语！当那许多人已经陌生了的繁体字，那个时代独有的激情语词，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热泪盈眶了，激情澎湃了，为红军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更为一家三代农民87年的坚强信守——

巍峨的大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也是国共两党激烈较量的重要战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太白的黄柏塬地区。黄柏塬地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自然、经济条件十分恶劣。红军每到一地，就书写标语，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播撒革命火种。3月15日，他们来到渭水河畔的皂角湾村，为动员和鼓舞群众，在当地大财主许云开家槽门的南墙上写下了一条标语：“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槽门，是中国古建筑四合院前牌楼形状的建筑，在古代，只有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才可修建。许云开祖上是清代“钦赐六品”官员，当地群众称为“许百万”，辉煌时秦岭南北14个县的农民给许家交租子，宝鸡、汉中两地都有他们家的生意，家大业大，自然有资格修建这样的豪华门楼。红军打过来时，许云开逃进深山，红军便在他家槽门过道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条标语。

“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短短14个字，字体壮硕，刚劲有力，语词铿锵，激情饱满，每个字都像一团火焰，燃烧着贫困农民的心；又像一种无声的号角，鼓舞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特别是那挺劲有力的“感叹号”，更是表达着一种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革命意志。群众很快接受了红军的革命宣传，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躲出去的人很快回到家里，高兴地欢迎红军的到来，拿出仅有的一点粮食，为红军生火做饭。当时，正值三月春荒，许多人家没有粮食，家里揭不开锅，红军便打倒了土豪许云开和保长朱万德，并把他们家的粮食分给十里八村的农民。一时间，群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欢天喜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打扫庭院、参加劳动，吃过饭后当即给村民付钱，有的人不在家，便写了纸条，把钱放在人家的香炉里。据当地人说，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就住在一个姓向的农民家里，和向老汉拉家常，宣传革命道理，吃饭后给了50个铜板，离开村子时，看到老人衣衫单薄，特意将自己一件衣服相送……

后来红二十五军离开黄柏塬，向北转移，“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但这条激动人心的标语却留存了下来。红军走了，“胡汉三”又回来了。许多人担心，这条极富革命激情的标语能保存下来吗？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现任皂角湾村党支部书记李云安告诉我，他的爷爷李定慈，祖籍湖北，当时就是红二十五军的一名战士，在陕南城固县的一次战斗中挂花，留在当地养伤。爷爷老担心掉队，伤未痊愈就迫不及待地追赶队伍。可当走到皂角湾村时腿伤复发，无法行走。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红军留在墙壁上的标语，心中便产生一个巨大的念想。他想，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这条标语在，就一定还会打回来。他便留在了皂角湾村，自觉担负起了标语的守护人。好在“许百万”被红军打土豪、分粮食之后已败落，又忌惮红军，大多时候住在洋县县城，李定慈就在许家老屋旁边搭建了两间茅棚，守护起了标语。后来，他还参加了秦岭游击队，其间和大大小小的“许百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定慈落户皂角湾村，政府分给了他“许百万”的两间房子，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更把红军标语当成宝贝守护。一次，一头老黄牛在标语上蹭痒痒，他大怒，拿起一只粗壮的木棒打得老黄牛直叫。还有一次，村上不懂事的孩子在标语上乱画，他当即劝止。后来，他在福州军分区任司令员的弟弟李定秀要带他去福建定居，他却坚决拒绝，他割舍不下与这条红军标语的情怀……1974年，李定慈弥留之际，对家人说：“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是千千万万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保护好红军标语，就保护了我们的一份念想。你们以后一定要像我一样守护好这条红军标语。”

李定慈辞世后，李云安的父亲李明富接过了守护红军标语的重任。李云安清楚地记得，1980年的秋天，阴雨连绵，槽门上漏雨，墙壁也摇摇欲坠，他父亲担心毁坏了标语，便迅速扛来木头把土墙支稳，又让年幼的李云安扶住梯子，爬上屋顶用油毡、塑料布苫好槽门，最后把自己披的蓑衣也苫到墙头。干完这一切，他站在雨中默默看着标语半天不作声……为此事，他父亲被淋病了好几天，可他却无怨无悔。

李云安从小耳濡目染，被爷爷、父亲的红色情结和保护标语的精神所感染，很早就入了党，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2008年父亲过世后，他又接过了保护红军标语的重任。

大院最多时住着9户人家，行人、架子车出入，难免剐蹭标语，为此，李云安制作了木栅栏隔挡，不让出行靠近损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担心标语风化脱落，很是着急，便多次跑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县文化馆，寻求更好的保护办法。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县上拨款对槽门进行了维修，又给标语安装了有机玻璃罩保护。后来，李云安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看到各地空前重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便又呼吁更好保护和利用红军标语。2020年7月，红军标语被列为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太白县委、县政府投资，整修道路，利用原有房舍，筹建了“红军标语纪念馆”，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标语，还还原了红二十五军当年长征的情景，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时光如梭。红军长征转战秦岭太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但红色的印记依然闪亮。珍贵的革命文物红军标语、宝贵的伟大长征精神，是我们今天的精神财富，更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无数干部、职工、学生、游人走进“红军标语纪念馆”，参观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激励斗志，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临别，李云安告诉我：“这条标语是个宝物，我要告诉我的儿女，祖祖辈辈守护下去，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87年的风霜雨雪，87年的岁月沧桑，87年的信念坚守。一个家庭，三代农民，一颗赤心，守护了一条红军标语，也守护了一处红色驿站，他们的故事将与红军长征故事一样被世代传颂，给人们无穷启迪和激励……

开在心里的菊

■斜阳

在梅兰竹菊四君子里
你是我灵魂深处最明艳的芬芳
珍珠般的沃土滋养了你婀娜的身姿
琴弦似的山泉赐予了你五彩的华肤
你的灵秀刺破了我的心房
从此，你站成我窗外迷人的女神

你伴着星辰从宫廷挣脱
摇曳着来到陶渊明的笔端
你带着无穷的香甜入菜
以苦涩的笑靥入药
以千年不绝的甘冽入酒
拨亮了多少云翳重重的眼眸

该你青翠怒放时，你却飘散入云
成了我许多没有归期的遥望和期盼
当你的花瓣化为信笺落到我的掌心
一抬头，我就在浩瀚星空
读到你的命名
任眼泪滴答渗入你紫色的根部
期待又一个深秋你再次蓬勃怒放

真菊啊，你为何不是苦薏呢
你要是给我半爿难咽的苦涩
我也不会深陷在你裙裾的绿叶下
在滔滔掌声里
我挽着你的玉臂踏入红毯
当幸福和惊雷同时在耳畔炸响
我才知甜美的场景是午间一个梦魇

相信我，亲爱的菊
你的花蕊已在我心底根深蒂固
纵使花期已过，秋风凛冽寒霜刺骨
我都会用火热的胸膛为你燃烧
当你的躯干烧成一掬肥沃的黑灰
你又成了我窗台上一棵艳丽的盆栽

红桦

■白麟

在高寒的太白
红桦儿孙满堂
你瞧 西秦岭霜杀的风中
那一面面小小的红树皮
和金秋一道摇旗呐喊

红桦 我的父兄
纯朴地在岁月深处翻动灾难和生死
逃命的土匪求生的人丁
被打散的小股红军
以及通商的栈道喋血的野史
乱世群英隐居成林

红桦 我甚至觉得
他就是李太白嗟叹蜀道的绝句
要不 这么多血性的诗篇
等谁和泪吟唱呢

其实 他蜕皮的手
我更愿意看作是
乡亲们辛劳一生的标签

今夜 摊开秦岭绵密的信笺
桦皮大红的请柬上
白色的纹路速写一小节一小节乐谱
我想 只要填上阿妹的山歌
再远的朋友也会听到
来自中秋火红的问候

金秋诗会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